

## 第二章 人物形象分析

《白蛇传》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是一个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具有深刻内涵、优美而动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白蛇传》的故事也再其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地丰富着，从最初的民间口头传播，逐渐落实到了笔头上，有了相关文字记载。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许仙、白素贞、小青、法海四个人的恩怨情仇展开的，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一个忠心耿耿的丫头、一个极力要拆散人妖之恋的得道高僧，正是在这种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之间却发生了一段缠绵幽婉，曲折离奇的故事。

在泰国的文学世界里，《幽魂娜娜》虽然是慌怪陆离的神鬼故事，但其内容框架却是存在现实原形的。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和人事的充溢，故事中的主人公已在不经意间被民众神化了，时至今日已变成当地人顶礼膜拜的神灵。近些年来，《幽魂娜娜》的魅力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本身，其它艺术门类也显现出了对于《幽魂娜娜》的热衷和喜爱，并与其文学文本融合，编排成现代舞、小说、电影、连续剧等，使得它从案头读物摇身一变成为多元艺术的综合体，麦克、娜娜、亚赞多大师这三位主角也随之被大众所熟知。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皆是在各自的国家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同为入妖之恋与人鬼之恋题材选取，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人世生活的眷恋，同时它们也都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和民族文化精神。

### 第一节 许仙与麦克

在中国，许仙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随着《白蛇传》故事的不断充实，许仙这一文学形象也随之日益丰满起来。

许仙是个谦和、厚道、纯朴、善良的青年，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温柔敦厚、仁义道德的一个缩影。从许仙与白素贞在断桥上的初次相遇，到后来的雨中送伞，许仙的这些行为都是处于他至真的淳朴善良，至纯的仁义礼教，是真性情的展现，真感情的流露，一切皆是自然而然，毫无做作之态。当法海告诉许仙，白素贞是千年蛇精化身来的，要来害他性命时，他并不盲目轻信，反而以亲眼所见的平日里白素贞的温婉贞静、贤良淑惠、治病救人的事实来进行辩驳，显得单纯可爱。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凡人，他毕竟听到了一个得道高僧的劝解，难道这样一位不管是高官还是贫民都很尊敬的老方丈所说的全都是一派胡言吗？矛盾和纠结其实始终在他的内心徘徊挣扎着，进而发生了端午节那天对妻劝饮雄黄酒的一幕。性格情感上的矛盾每个人都会有，所以这样的个体冲突是符合人情常理的，正是在这一单纯的形象身上也存在复杂性才会让他与读者更贴近，给人以更“真”的感觉。当他发现妻子因为饮雄黄酒真的化作一条大蛇后，便立刻被吓得昏厥过去，又表现了一介书生柔弱的一面。随后，引出了一段白素贞冒险盗灵芝仙草救夫的感人故事。

许仙的性格中还有反封建的一面，这是最为重要而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一点。“柔弱”似乎已经成为了许仙性格特质的代名词，与白素贞的敢爱敢恨不同，许仙的爱恨是凡人化的，而妖仙化的。他在爱情上也存在着犹豫和迷惘，这样不仅使得许仙这一文学人物，才显得更加生动，更加真实可信，还恰到好处地在对比中衬托出白素贞对待爱情的忠贞坚定。此外，他的爱情观也是其反传统反封建的体现。他与白素贞相爱恋既是前世早已注定的情缘，也是今生踏破铁鞋之后的偶遇，是两情相悦、自订姻缘的。这与传统的父母之命、明媒之言的老套婚恋模式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历经磨难本以为可以就此长相厮守的时候，许仙发现了妻子苦苦隐藏的秘密，于是他来到金山寺避难，但在此他依旧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内心反而充满了矛盾，他度日如年，心中满是对妻子的切切思念。当得知白素贞为救他与法海斗法，身处险境的时候，他最终选择逃出金山寺去与妻子会面。面对小青的逼问，许仙抛出了肺腑之言“才知道娘子用心良苦，万苦千辛为许仙，你纵是蛇类我心不变”，从而完成了他人性的升华。

与同期的文学形象相比，许仙的性格是立体的、复杂的、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较之以往只注重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的文学形象而言，许仙的形象要深刻得多，成功得多，也要真实得多。

经过再度加工，用于戏剧表演的剧本《白蛇传》中，许仙这个角色的性格定位有了较大的调整。口头或是书面所呈现出的民间传说中，许仙总是在动摇和坚定之间徘徊，从最初的对白素贞一见钟情，到得知其为蛇妖后的恐惧、动摇，再到历尽磨难之后对白素贞一往情深的升华，他在感情从一个凡人的轨迹起始，以神仙眷侣的唯美而终。而在专门用于现代影视表演的《白蛇传》剧本中，许仙被刻画成为一个纯粹的痴情种子，是个专一执着的善良书生，对白素贞一见钟情之后便坚定不移，明知道白素贞是妖也不退缩，虽然中间也曾有纠结与烦闷，但始终不曾偏离爱的轨迹，甚至不惜以一死来证明他对白素贞刻骨铭心的爱。

《幽魂娜娜》虽是个传说却取材于真人真事，主人公之一的麦克也与《白蛇传》中的儒生许仙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讲，麦克是生活在泰国四世皇时期的平民阶层的典型，当时的泰国还是个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也是简简单单的，社会的稳定更是让他们甘愿安于农业生产，田地劳动。待到社会动荡不安时，政府就会到民间去抓壮丁到边疆去从军打仗，背井离乡，生死难料，那种对未来的未知，对亲人的眷恋，带给百姓的只有撕心裂肺的痛。

佛教文化在泰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传播，影响着泰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泰国有些非常特别的现象，例如医疗、教育、文化等本应是政府强化落实的社会建构，却在各方面都离不开寺庙与僧侣，这一点在宗教观念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麦克是个佛教徒，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浓厚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观念充斥在他的头脑中。他性格中的体贴、厚道、纯朴、善良也都源于佛教“真、善、美”的基本教义，但就是这样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却充当了一把人鬼之恋的搅局者，相信三世轮回却反对人鬼相恋。

恋爱中的麦克在表达感情时比许仙还要强烈得多，他以一种近乎纯粹的坚定向人们呈现着对于娜娜的爱恋。他非常疼爱娜娜，当他在家时，他会帮娜娜做家务，也许在今天这在我们看起来并没什么，但在那个封建礼教盛行的男尊

女卑的时代，麦克这样的行为却是一种大胆地尝试。一天当他在田地里辛苦地劳作时，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娜娜已经离世的消息，他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非常愤怒地训斥了邻居，甚至还试图动手，认为邻居所说的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事，这样随意的言论是对其深爱的妻子的不尊重。但在不久之后，当他发现整日与其朝夕相处的娜娜原来是个鬼魂的化身而已，此时的麦克立即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之前对娜娜的爱恋已经无暇顾及，抛弃了深爱着他的鬼妻，连滚带爬地到佛寺向高僧求助。

麦克与许仙在爱情上都有妥协的一面，也都有矛盾的一面，对于纯真爱情的追求与人类惧怕异类的心理之间的矛盾难以得到妥善的处理。虽然内心有纠结，但麦克还是对妻子还是心存切切思念和关切，他努力劝说娜娜放下这段情感，从而使其灵魂得以轮回，去找寻真正的幸福。

《幽魂娜娜》内容显得朴素简单，当时传统泰国平民布衣穿着的描写既有益于完善鬼妻的形象塑造，同时也在行文流水之中融入了泰国文化色彩，呈现出一个自然纯朴的乡村景象。蜿蜒潺潺的溪流，人们划着小舟经过娜娜的木屋，而娜娜所有的却是失落的等待，借一个女鬼来表达充满温情的世间女子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一段简单却动人的情感。与其说《幽魂娜娜》是一部说鬼念邪的恐怖片，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痴情缠绕的爱情片。

在传统的民间传说和戏剧作品中，存在着灵异传奇的固定传统，而在影视剧《幽魂娜娜》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新变。麦克被刻画成一个情感纯真的善良佛教徒，他所付给娜娜的爱恋是纯粹的，最后做出了分别的选择，也全是处于鬼妻能够得以轮回寻找到真正的幸福的目的。他既有理所当然的人对于鬼魂的恐惧之感，又有着对于妻子娜娜的深切真挚的爱恋，夫妇俩人都都不忍放手，而麦克最终的狠心决定确是出于为了娜娜得以轮回的善良初衷。麦克是真实的，是活生生的，是在凡间可见的，是那么亲近世俗的，他和娜娜的爱恋是痛苦的，是悲剧性的，但更是无私的，伟大的。

## 第二节 白素贞与娜娜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蛇女。首先，依照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原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荣格（Carl Jung）的理论，蛇女的复杂形象可以被看作一种原始意象，它的形成反映了原始文化背景下的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的观念<sup>[1]</sup>（P. 26）。古时候，人们模仿各类动植物，甚至石头这样的自然馈赠或是太阳此类天体去塑造心目中关于神祇的种种观念。这种对动物神祇的崇拜发源于原始思维的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神秘性和万物有灵信仰的特征<sup>[2]</sup>（P. 95）。在原始社会，各民族的宗教与神话中都存在着许多神圣的受到人们保护和崇拜的动物。人们普遍赋予它们某种神秘色彩，将它们作为本部族的图腾并加以膜拜，从而构造出自己同这些动物间的亲缘关系来对其信仰加以巩固，而用以描述这种亲缘关系的系统说法就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流传下来。蛇以其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历来被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选为题材，它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被赋予了某种神性，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关于蛇的传说。古印度人相信天地由两条大蛇搅动乳海而创生；在中国，蛇被一致公认为是龙、夔等幻想动物的原型，人类始祖伏羲与女娲皆人首蛇身；在古希腊、罗马，蛇也被视为治病之神：古代的克里特岛奉蛇为地母，雅典的卫城迄今还盛行跳蛇的风俗<sup>[3]</sup>（P. 96）；圣经故事也从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被逐出伊甸园开始。早在人类繁衍的初始时代，这些神话传说就已经出现了。蛇有着极具特色的栖居之所（河流、沼泽、森林和地穴）和固有的形象特征：形体曲折柔软、潮湿、滑腻，行动迅捷，都是人类不能体验的，而其蜕皮变形的特质更是给尚无自然科学支撑的原始族群一种神秘莫测的敬畏感，被认为是非凡的原始力量的象征<sup>[4]</sup>（P. 160）；更重要的是，在远古人类的意识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有意

[1] M. H. 艾布拉姆斯. 镜与丁.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 檀明山. 象征学全书[C].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1.

[3] 檀明山. 象征学全书[C].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1.

[4] 荣格. 原始意象[A]. 叶舒宪. 神话原型批评[C].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志，或者有着某种超人的力量的，神、人与自然万物可以互相变形，互相演化，乃至互相通婚。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曾化为白牛劫走人间少女欧罗巴；中国的《山海经》里，精卫化身为鸟，衔石填海；黄帝母附宝，见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野，感而孕<sup>[1]</sup>（P.76）；中国彝族的神话英雄支格阿龙是母亲从神鹰的三滴血中受孕所生等。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和原始联想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种结构形式，以种族记忆的方式被保留下来，在东西方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以蛇为素材的蛇郎、蛇女与人类的情爱纠葛的故事比比皆是，其基本情节和某些细节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中国民间有“物老成精”的信仰，在精怪故事中，无论是何种精怪，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领，即能化形成人，或是狐狸化人，或是古树化人等等，这对于后世仙传、小说的选材和描写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在唐传奇《柳毅传》里就有对来自龙宫的奇女子的描写。在《白蛇传》中，女主人公白素贞是白蛇所变，小青是青蛇所化，化形为人是精怪与人交往至关重要的一步，有了人形，才有了相见相识的机缘，才有了纠缠不清的恋情。但精怪为何非要变作人形呢？随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认识的发展，对人自身的估价也越来越高。而人的地位的提高，使得在图腾崇拜中原高居于人之上的动植物的地位日益下降。于是，当人们在把握自身与外界，特别是动植物的关系时，表现出强烈的天下万物以人为主的精神。因此，一切飞禽走兽所变化的最高形式，通常都是人。作家们抱着一种生命交感的意兴，将人类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注入到化形为人的精怪上，精怪故事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或是一种变形的写照。精怪虽然化形为人，但还保留有原形的禀性。它们有动物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最终都是人类能抓住了它们的某些弱点而得以取胜。在《白蛇传》里，就企图利用蛇怕雄黄这一特性而使其显形，可见精怪虽有其过人之处，但总体上却是无法与人匹敌的。

再次，白蛇化人，并不是化作一个普通的人，它幻化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出现在人间，并发起温柔的攻势。中国文人有所谓的“思美人”情结。他们在

[1] 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忧患失意，悲愤抑郁时，往往以思怀美人来忘却人间的苦恼，而在这排解的背后又象征的表达了对朦胧幻美的追求。可是，文人将目光越来越集中于女性的美貌时，这种眼光就会渐渐物化了。男子只是站在一种欣赏的角度来描绘女子的美，并把这作为精神空缺的弥补。从另一个角度，小说作者把花容月貌赋予精怪，把美女与精怪等同，也是为故事主旨服务的，要小心女色，正如佛教中所讲的那样，“当思好色妙女如罗刹，不见其可爱，唯见其可畏如骸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著名的《画皮》，也写了一个化为美女的恶鬼专吃男子的心脏。女子拥有了美貌，就要来世间媚人了。难怪鲁迅先生讲：“西班牙人谈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然而中国的文人学子，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希望女子引诱表明了古人对于色欲的幻想。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压抑了男女正当的性爱要求，加之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严格，男女双方讲求门第相对，真正两情相悦者是很少的。于是，中国人未被满足的性意识就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变形的表现。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性爱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仙之间，人鬼之间，人妖之间。人们似乎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既逃避传统道德的谴责，又使强烈的性的欲念得到宣泄。

从故事形成的社会现实来看蛇女。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白素贞是一个具有独特光彩、无可相比的女性形象。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中，居然能够产生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居然欣赏和推崇这样一位女性，一般说来简直不可思议。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是贤妻良母，三从四德。她应该美丽贤惠，忠贞守节，相夫教子，侍奉枕席，还要能吃苦耐劳，与丈夫甘苦与共。但是，她可以没有才干，“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可以“女攀高亲”，安享夫荣妻贵；她可以软弱，可以畏缩，可以悲悲切切，可以无所作为。总而言之，男性社会希望、也愿意让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女性被置于、一般也安于这种依附地位，双方共同构成了一种“心理相容”。但是白素贞却偏偏不是如此。白素贞重情重义，知恩必报。就因为当年许仙在西湖上救过她和小青的性命，就一定要化着女子，以身相许，报答许仙。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千磨万劫，但白素贞却不改初衷，与丈夫生死相随。

白素贞不仰慕富贵荣华，当时的许仙只是个药铺的小伙计，寄居姐夫家中。他虽然也与白素贞一见钟情，但穷得连迎娶的费用都无力承担。白素贞不嫌他出身寒微家境贫穷，只想着“如何帮些儿才好”，自备钱财嫁与许仙，只图夫妻恩爱，两情相悦。白素贞精明干练，自立自强。两人成婚之后，白素贞主动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她自主创业，筹划开了一家药铺，与许仙挂牌行医。整日里辛苦操持，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才干让许仙折服不已，白素贞生性仁厚，宽宏大度。平日里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甚有美名。可那丈夫许仙却是天性软弱，全无主见。经不住法海一番挑唆，便对白素贞心生猜疑，多有冷落。面对这般委屈，白素贞惟有伤心落泪而无半句怨言。端午之日，许仙竟然听信法海蛊惑，在怀有身孕的妻子酒中下药，害得白素贞现出原形，险些送了性命。可是白素贞却发誓“拼了千年道行”也要到蓬莱山盗取仙草，救许仙还魂，为此“纵死仙山，也不枉我与许郎夫妻一场”。如此胸襟气量，许多七尺男儿也应自愧不如。

白素贞尽管温柔善良，但是面对邪恶却有一身威武刚烈的气概。她九死一生才救活的丈夫，再次被法海诱骗去了金山寺。白素贞忍无可忍，为了救回丈夫，终于拔剑而起，水漫金山，以带孕之身与法海舍命相拼。纵然最后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却依然无怨无悔。白素贞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奇女子，奇就奇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温良贤淑、百般柔情，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高风亮节，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都无可相比。白素贞形象的奇还奇在，一个流传几百年的民间故事中的女子，即使用今日社会中现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的“自尊、自重、自爱、自立、自强”，早在白素贞身上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而今日中国的现代女性，离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白素贞的形象更奇特的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并不符合中国男性社会意识对女性依附角色的定位，相反，她身上的男性才干与品质让许许多多男性如许仙之辈在她面前相形见绌，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及其文学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来呢？文学常常是对社会心理缺失的一种补偿，白素贞形象



的产生，表明中国男性社会心理对这种女性的渴求。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男性固然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在强势的外表下，男性并非就没有软弱，就不可能力不从心，就不希望能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份支持和扶助。也就是说，强势男性也会有弱势心态。更何况有许多男性从来就没有强过，比如许仙，除了善良忠厚之外，几乎一无所长，只能在社会底层任人摆布，这样的男人，还能有多少志气和胆气来独撑门户，封妻荫子？他们心中何尝就不希望有一位能干的女子帮他、助他、拉他、扶他？只不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很难寻到这样的女子罢了。现实中的缺失就转化为梦境，就演化为文学，民间故事中的白素贞就是这种男性“弱势心态”的产物。中国文学中还有几位令男性崇敬的女英雄，那就是花木兰以及“杨门女将”穆桂英和佘太君。花木兰家中父亲年老，兄弟年幼，只能由她代父从军。“杨门女将”的故事背景则是北宋边关告急，满朝男性无一人可以领兵出征，杨门男将也大多战死沙场无人可派。最后只好由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或者让佘老太君“百岁挂帅”，领着一帮女将奔赴疆场。可见产生这些女英雄的故事背景都是男性在家中、国中处于弱势状态的时候，正是男性的这种有别于主流意识的弱势心态造就了文学作品中的强势女性，花木兰、穆桂英和白素贞都是如此。

从现代的视角来看蛇女。说起男女两性的强势地位和弱势地位，自然又涉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即男女平等问题。所谓男女平等，指的是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在中国当代社会里，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一下身为女性的白素贞与男性的相互关系，探寻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正确道路。白素贞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一个男权社会，那种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在那个社会里，女性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溺死女婴的现象在民间时有发生，买卖妇女则是社会上的正常交易。白素贞从西湖水底来到这世上，根本不可能从社会上自然获得任何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是，白素贞依靠自身的聪明才干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奋力打拼。她用自己的一片真情打动许仙，争取到自己的美满婚姻。她靠自己的辛苦操持，与丈夫一道经营药店，行医卖药，维持家庭生计。面临法海这种社会势力对她一次又一次的

打击迫害，她挺身而出，凭借自身的武艺与法海舍命相拼，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亲人与家庭。她与许仙生的儿子后来还中了状元，回来拜祭母亲，令世人仰慕不已。世上谁还能说这个女子不如男？白素贞在家庭中与丈夫的平等地位更值得称道。白素贞刚柔兼备，智勇双全，远非丈夫许仙所能相比。那许仙确也厚道，一切都听从妻子安排，说起来倒像是个女主男从的家庭模式。但是白素贞全没有强势女性在家中常有的那种骄悍之气，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呵护有加，不急不躁，不离不弃，无意强弱，不计高低，唯一看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份情意，情到深处，无有彼此，这才是男女平等的至高境界。在那个本不平等的男权社会中，白素贞靠什么在社会上和家庭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不是靠宪法的保护和法律的支持，不是靠男性社会的施予和照顾，也不是靠社会公理和道义，没有谁给她提供任何现成的条件，白素贞凭的是自身的才干和努力，凭的是自身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家里家外的重大作用，正是这份社会作用奠定了她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婚姻权、财产权等等。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看，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的女性所拥有的权利，包括经过一代一代的女性努力奋斗才获得的权利，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已经拥有。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还没有全部落实。例如一些地区女孩的入学率还偏低，不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女儿和儿子还不能同等分得家庭财产等等。但是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而且有些方面还采取保护女性的政策，例如在各级选举和干部配置等方面常常专门为女性划定名额，这与白素贞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样的平等还仅仅是条件上的平等，还不能保证女性与男性在结果上的平等，即让女性与男性在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队伍中拥有同等的数量，在经济上获得同等收入，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和声望。因为仅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直接导致所需要的结果，结果的获得，还必须靠女性凭借这些条件，像白

素贞一样去努力，去打拼，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业绩，发挥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作用，去赢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幽魂娜娜》与《白蛇传》的巨大区别，首先在于《幽魂娜娜》是百年前泰国口传的真人真事。在泰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娜娜是个温柔、善良、忠诚、渴望、听从丈夫的父系社会的女性惯例。她与白素贞的形象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娜娜的形象由善良的美女转变成凶狠害人的鬼妻，而白素贞的形象由害人的蛇妖转变成美女，虽然白素贞尚未完全脱去妖气，但已无害人之心。而娜娜全都相反，她存在仇怨之心，总怨恨那些接产妇不专心帮她接产，导致产妇死亡，使她失去圆满的家庭。在佛教观念中，难产而死的鬼魂巫术比其他的鬼魂强，再加上她开始动手伤害别人之后，巫术更强烈，难以找人来收服她。娜娜追求自由幸福是正义、合理的，尽管结局是悲剧。娜娜为捍卫自由幸福而显露出来的愤怒精神，对麦克自私的爱，使她采用了凶狠的手段争取他，已经死去的她与麦克相恋却不能恋，想做却不能做的窘境时，企图将隐衷“合理化”。所谓“相恋却不能恋”，是说两人不在同一个的世界了，一个还活着，一个不在人世了，所以恋情要停止，不能再续；“想做却不能做”，是说娜娜不在人世了，当然她不能跟麦克照样像活人那样生活，因为白天她不能在人世，傍晚时她才可以化身成人跟麦克一起生活，麦克所吃喝的全是腐烂的食物，住宿也是破破烂烂的旧房，可娜娜用了巫术瞒了他的眼睛，所以麦克所看到所饮食的东西都跟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若这样坚持下去，麦克的人气就会被她吸取，最后，麦克肯定跟她一起走。那也算是娜娜伤害了丈夫，在佛教的说法中，娜娜又犯了很大的错误——杀生。娜娜的爱情是想占有，她不想放弃麦克，说爱也好，自私也好，她总认为麦克是属于她的，别人不用来管，不要插手。这么深爱丈夫的鬼妻，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世间到死去的她，仍然等待丈夫，舍不得失去麦克，同时她自己也不想离开，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简言之，娜娜是个人，有血有肉有感情，她所表达出来的态度都是非常激烈和冲动的，有时也难以理解。若我们站在娜娜的角度思考，死去的她明明知道不能重生，同时也不能与麦克有美满的家庭，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延长时间，跟麦克生活时间长一点儿，与麦克多生活一天，她就感觉幸福了。

佛教在泰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泰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产生着重大影响。简单地说，娜娜为了保留麦克的爱，明明知道若麦克一知道她不在人世了，肯定会离开，但还是对麦克不肯释手。还有一种说法，因娜娜的巫术很强烈，她会知道什么时候麦克对她开始怀疑，她就用巫术吸引他。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性爱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仙之间，人鬼之间，人妖之间，人们似乎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白蛇传》主要谈到人妖之恋，白素贞从蛇妖经过修炼化身为人类，而《幽魂娜娜》主要的谈到人鬼之恋，娜娜因难产而死变成鬼妻，守候丈夫，想有一个美好家庭。无论如何，每个宗教都强调了这个世界，人与鬼绝对不能相爱。可这两篇口头传说，都证明了爱情的力量，白素贞与娜娜都为了爱，而牺牲自己。白素贞为了许仙牺牲了自己的自由，自愿受苦。而娜娜为了拦住麦克付出了很多代价，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而且造成悲剧的原因，都是由白素贞与娜娜决定的。

### 第三节 法海与亚赞多大师

《白蛇传》中，法海的任务就是降妖除魔。如果以蛇妖的角度来观察，法海是正面人物，可是当蛇妖蜕化成义妖，而且广为读者所喜爱时，法海的行为不再是除妖，他的角色被转移成负面意义。《雷峰塔传奇》一改过去道德正统思想，转而歌颂这场不被看好的爱情。法海由一个慈悲的和尚，逐渐演变成一个阴险残酷的封建统治者，成为封建势力的化身，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不愿让白素贞和许仙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施用种种压力迫害他们。法海在传统白蛇传故事中算是反派角色，《新白》中的法海，借用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所言：“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是如此……”用这个奇特的民间传说作为白蛇传故事的结尾，表现了广大受压迫民众的心理，所以鲁迅先生表示赞赏。

法海是个普通人，他刻意苦修以求成佛，他本人具有僧与魔、人与妖、爱与妒等多种情感与性格特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法海本人想成为得道高僧，但内心却一直存有无法驱除的魔性，他以降妖除魔为任，为此不惜枉杀无辜，甚至利用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徒儿十天对自己的信任，去对付白素贞。对于美貌绝伦的蛇妖白素贞，他是既恨又爱，恨得明目张胆，却爱得隐忍难言。后来，法海失去了佛性与人性，变成地道的魔怪。

在央视版《白蛇传》的剧本，对法海的刻画又往反面走了一步。他见妖收妖，遇魔除魔，只分正邪，不管善恶。六根未尽，甚至因为对白素贞的暧昧，偏执成魔，以许仙胁迫白蛇，终落得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下场。在这里，法海这一形象改变了传统的扁平性，变得丰满起来。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人性渐失，魔性渐长，爱意渐弱，恨意渐强。在动态中完成了由“僧”到“魔”的转变，其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他企望成“佛”却最终成“魔”的下场，又恰好与白蛇向往成“仙”却最终成“人”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通过这种对照，让我们明白：善良、爱情是人性的本质所在，获得这种本质，妖也能蜕变成人，失去这一本质，得道高僧也将堕落成害人害己的恶魔。

《幽魂娜娜》的亚赞多大师，是用善心说服并降伏娜娜的高僧。亚赞多大师的背影跟其他高僧与众不同，大师有泰国皇族血统，是一个与佛有缘的人，而且很聪明。大师一直自我修行，据说大师法力很强，对诵经及各佛理经论，样样皆精，很多善信都对大师十分尊敬。《幽魂娜娜》电影里在危急关头大师出现，用善意之心解释、讲道理让娜娜放了麦克，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就算是天上注定，没人挡得住，所以这一切都预示着娜娜鬼妻的悲惨命运。因为这种事情不可能被人承认，《白蛇传》人与妖的结合都不允许，何况《幽魂娜娜》是人与鬼呢？

佛教对规范泰国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泰式小乘佛教更强调自我内省和个人修行，要求控制情感乃至身体运动，亚赞多大师提醒了娜娜愤怒和激动会导致灾祸。然后告诉她该与麦克决断了这段情，不能再续，越延长下去越痛苦，对谁都没有好处。当然，麦克心理存在着情理矛盾，但如果放纵自己的情

欲，娜娜就无法有轮回的机会了，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些。娜娜本身也不想让麦克痛苦，她的愿望是让她所爱的人有美好的生活，后来，她终于下了个决心，放了麦克，跟从着亚赞多大师走了。据说大师取走了娜娜的额头骨后，将之制成腰带一直带在身上。泰国男性佛教徒一生中至少都要剃度出家一次，最后，麦克为了替娜娜积德求福，他决定剃度出家，这也反映了佛教已成为社会上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法海与亚赞多大师驱妖除魔的手法进行比较。《白蛇传》里的法海，用凶狠的手段伤害白素贞，在他的眼里，妖魔全是坏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就是见到妖杀妖，遇到魔收魔，法海觉得这个手法是对的。而亚赞多大师是按照情理道德来说服娜娜，让娜娜自觉明了实际、承认自己的悲惨命运，放了麦克，让他有了新的世界。‘爱’是难理解的话题，会带给人们幸福，同时也会带来痛苦与难过。泰国的佛教提倡放生，反对杀生，相信轮回后世。